

藏语“坐、住”义动词的语法化 及区域类型特征*

王 双 成

[摘要] 本文讨论藏语“坐、住”义动词的语法化及相关区域性特征。藏语“坐、住”义动词 vdug、sdod、gnas 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语法化为存在动词、系词、持续体等体标记。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坐、住”义动词语法化为持续体标记及其用法使当地汉语方言的“坐”义动词也具有了持续体标记的功能，且在甘青地区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特征。跨语言观察显示，“坐、住”义动词的这类语法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关键词] 藏语 “坐、住”义动词 语法化 语言接触 区域类型特征

藏语的“坐”和“居住”一般用同一个词表示，不作区分。这也是藏缅语不少语言的共性，如撒尼彝语 *ni³³* “坐” — *ni³³* “居住”，纳西语 *dz_l²¹* “坐” — *dz_l²¹* “居住”，道孚语 *ndzu* “坐” — *ndzu* “居住”，白语 *k_u²¹* “坐” — *k_u²¹* “居住”，嘉戎语 *ka ni* “坐” — *ka ni* “居住”，木雅语 *mbi⁵³* “坐” — *mbi⁵³* “居住”，绿春哈尼语 *dzo⁵⁵* “坐” — *dzo⁵⁵* “居住”，仙岛语 *nai⁵⁵* “坐” — *nai⁵⁵* “居住”（黄布凡 1992）。蒙古语、撒拉语、土族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也用“坐”来表示“居住”。从这些语言“坐、住”两个义项使用同一个词表达的特点判断，“居住”义是“坐”义的进一步引申，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语法化的第一步，因为“扩展”或“语境泛化”本来就是语法化的重要机制之一。文中所引证的语料均标明出处，未标明的为笔者调查所得。

— “坐、住”义动词的使用特点

藏语的 vdug、sdod、gnas 原本都有动词的用法，其中，sdod 仍保留三时一式的形态特征：sdod（居住:现在时），bsdad（居住:将来时、过去时），sdod（居住:命令式）；vdug、gnas 没有形态变化。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中，这三个词在实际使用中的功能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

sdod 在藏语卫藏、康、安多等方言（如卫藏方言拉萨话、康方言巴塘话、安多方言尖扎话）口语以及书面语中都可以作“坐、住”义动词使用，其形态特征没有发生变化。例如书面语：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海西宁方言语法研究（20BYY041）”、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基于地理信息平台的藏语方言语音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资助。本文提交《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21.7.17-18）交流。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1) kho rlang vkhor bsdad-nas slob grwa-r vgro. 他坐车去学校。
他:通格 汽车 坐:过去-承接 学校-向格 走

在康方言巴塘话、安多方言尖扎话口语和书面语中, vdug 都可以用作“坐”义动词。如书面语:

(2) slob ma-tsho gdan-la vdug-nas rt sed mo rtse. 学生们正坐在垫子上玩游戏。
学生-复数 垫子-位格 坐-承接 游戏 玩:现在

而卫藏方言拉萨话母语人明确表示, 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中, vdug 已经没有“坐、住”义, 只有“存在”义。

gnas 则与 vdug、sdod 不同。在卫藏方言拉萨话、康方言巴塘话口语中, gnas 已经基本不用; 书面语存在不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测试, 有些人认为可以用但不常用, 个别觉得不能用。安多方言存古特点较为突出, 口语中 gnas 也基本不用了, 但书面语中仍然比较活跃, 只是在具体的使用中其语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多用作存在动词。我们用下面的例句对多位母语人做了语感测试, 极少数人认为 gnas 既可以理解为“存在”也可以理解为“坐”, 绝大多数人认为 gnas 是“存在”或“有”, 这种差异也反映了这个词在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演变特点:

(3) a pha gdan thog-tu gnas. 爸爸坐在垫子上。
爸爸:通格 垫子 上-位格 有

从 sdod、vdug、gnas 在藏语书面语和方言口语中的使用特点看, 它们呈现出非常有意思的演变轨迹, 表现出 gnas > vdug > sdod 的强度序列。具体来说, 卫藏方言拉萨话中, “坐、住”义动词一般用 sdod, vdug 已经没有“坐、住”义用法而只表“存在”义, gnas 在口语中已基本不用, 仅在书面语中用作存在动词但使用频率较低; 康方言巴塘话、甘孜话中, sdod 和 vdug 都依然用作“坐、住”义动词, gnas 的使用情况与卫藏方言拉萨话基本相同; 安多方言中, sdod、vdug 都可以作“坐、住”义动词用, gnas 在口语中已基本不用, 书面语中仍用于表“存在、有”义, 部分母语人认为书面语中的 gnas 仍然有“坐”的意思。实际上这种使用差异正好反映了这三个词语法化程度的高低。

二 “坐、住”义动词语法化为存在动词

在“坐、住”义动词 vdug、sdod、gnas 中, 除 sdod 外, vdug、gnas 都已经发展出了存在动词的用法, 比如《格西曲扎藏文辞典》(格西曲吉扎巴 1981:434、474) 对 vudg 和 gnas 的解释: vdug 的基本义为 yod pavam gnas pa “有或住”, 增补义项中有“坐、留下、停留”“是、在”等意思; gnas 的基本义为 slob dpon dang yul dang yod pa “有, 存在”, 增补义项中有“处所、住所”“圣地”等意思。

vdug 和 gnas 作存在动词, 可用于表“存在”和“领有”。根据仁增旺姆 (2012) 的调查, vdug 作为存在动词主要分布于卫藏方言。我们的调查结果与之基本相同: vdug 作为存在动词使用, 在卫藏方言中最为普遍; 而在安多方言, 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较高, 口语中很少使用。

(一) vdug、gnas 用于存在结构

存在结构强调“某处存在某物”, 回答“有什么”的问题。藏语书面语和各方言口语中, “处所 + 存在物 + 存在动词”类存在结构比较显赫, vdug、gnas 都可以用于存在结构。如来

自书面语的例(4)及卫藏方言拉萨话的例(5)(尼玛卓玛 1997)^①:

(4) nags tshal nang-du gcan gzan gnas. 森林里有猛兽。

森林 里-位格 猛兽 有

(5) po?¹³²la ja?⁵¹ tu?¹³². 西藏有牦牛。

西藏 牦牛 有

在拉萨话中,存在动词的使用通常和示证范畴密切相关,参见下文例(8)。

(二) vdug、gnas 用于处所结构

处所结构强调“某物在某处”,回答“在哪里”的问题。藏语“存在物+处所+存在动词”的用法相对而言不是很显赫,也可以归入广义的存在结构。例如书面语:

(6) gcan gzan nags tshal-du gnas. 森林里有猛兽。

猛兽 森林-位格 有

(7) dpe cha mang po cog tse-r vdug. 桌上有很多书。

书 多 桌子-位格 有

(三) vdug 用于领有结构

领有结构强调“某人有某物”。vdug 能用于领有结构,而 gnas 则不可。根据调查,在书面语层面,vdug 在卫藏方言拉萨话、康方言巴塘话、安多方言循化话中都可以用于表领有;但在口语层面,vdug 在康方言、安多方言中都不能用于表领有,只有卫藏方言可以用其表领有^②。例如拉萨话:

(8) khō:⁵⁵ thep⁵³ mang¹⁴po⁵³ tu?¹³². 他有很多书。

他 书 多 有

例(8)中, tu?¹³² 也可以用 jo?¹³re⁵³ 来替代,但所表达的意义有所不同。根据母语人的语感(落桑旺秋,个人交流),尽管二者都可表示第三人称领有,但所表达的示证意义不同, tu?¹³² 表达的是将新近了解到的信息转述给别人,而 jo?¹³re⁵³ 表达的则是早就掌握的信息或客观事实。

三 “坐、住”义动词语法化为系词

藏语的 vdug 已经发展出了系词的用法,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首先,《藏汉大辞典》(张怡荪 1993:1401)对 vdug 的解释之一是 red, yin par go bavi don “表明判断是否的是”,也就是说 vdug 的功能之一与 red 相同,表判断^③。例如:

(9) kha sang bstan pa-vi glog brnyan de yag po vdug. 昨天放的那部电影很好看。
昨天 放映:过去-属格 电影 那 漂亮 是

例(9)中的 vdug 不可或缺,否则句子不合语法;若替换为 red,同样合语法,说明两

^① 本文引用的例句遵从其原文形式,不作任何改动和标注。下同。

^② 藏语拉萨话表示“领有”常用的词有: jo?¹³² (< yod “有”)、jo?¹³²re¹³² (< yod red “有是”)、tu?¹³² (< vdug “存在、有”)。jo?¹³² 只用于第一人称, jo?¹³²re¹³²、tu?¹³² 用于第三人称。这些词除表示领有外,往往还有示证标记功能。

^③ 藏文大词典[Bod kyi tshig mdzod chen mo, 藏文大词典] (藏文大词典 2010:1051)对 vdug 的解释之一也是 red, yin par go bavi don “表示判断的‘是’”。

者功能相同。

其次，从 vdug 在方言中的使用特点可以看到，它已经具有了系词的功能。瞿靄堂、譚克让（1983:99）指出，“卫藏方言中形容词一般不能单独做谓语，如对主语作性质的描述，必须在形容词后加类似判断动词的存在动词 ntu¹²、da³¹ 或附加成分和辅助动词。这时如对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加以限制时，限制语不加在形容词前，而加在存在动词前”。例如拉萨话（瞿靄堂、譚克让 1983:99）：

- (10) khōr⁵⁵ su¹¹ku⁵³ thaŋ⁵⁵ko⁵³ sə¹¹tʂə:¹⁴ tu?¹². 他身体很健康。
他 身体 健康 非常 是有

此外，噶尔、日土、普兰、札达、革吉、措勤、改则等地的藏语与拉萨话类似，必须在形容词后加 ntu¹²、da³¹（改则话）。瞿靄堂、譚克让（1983:63）指出阿里藏语的“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身兼二职：既是实词又是虚词。当实词时是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当虚词时是辅助动词，是一种纯粹的语法手段。”

不仅如此，如例（10）所示，卫藏方言句末 tu?¹² 的功能与安多方言系词 rel 相当。例如安多方言泽库话：

- (11) khər-gə hoŋ wo ʐei kə wde mo rel. 他的身体很健康。
他-属格 身体 非常 健康 是

例（11）句末的系词 rel 是必须的，否则句子不合语法。从例（10）和例（11）可见，拉萨话的 tu?¹² 和安多方言泽库话 rel 的功能是一致的。显然，tu?¹²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具有了系词的功能，只是作为系词的用法还不是非常显赫、典型。

四 “坐、住”义动词语法化为体标记

藏语的“坐、住”义动词语法化为体标记的现象，不论是书面语还是方言口语中都可见到。根据王志敬（2012:209）的考察，vdug 等动词在敦煌吐蕃文献中就已经有了持续体标记的用法。例如（王志敬 2012:209）：

- (12) ngu zhing vdug. 在哭。
哭 并联 体

根据对各方言区母语人的调查，vdug 在书面语中用作持续体标记的现象比较突出，也比较典型。例如书面语：

- (13) rge rgan-gji dpe cha lta bzin fidug. 老师在看书。
老师-施格 书 看:现在 持续

在藏语方言中，“坐、住”义动词语法化为持续体标记也非常普遍，只是有些方言用 sdod 或 bsdad，有些方言倾向于用 vdug^①。卫藏方言拉萨话既可以用 vdug 作持续体标记，也可以用 bsdad。例如（周季文、谢后芳 2003:90、163）：

- (14) khong dpe cha lta gis (-gi vdug). 他在看书。
(15) khong nyal (byas) bsdad shag. 他睡（躺）着[在那儿]。

卫藏方言日喀则话也是用 bsdad 作为持续体标记。例如（金鹏 1958:298）：

^① 目前还没有发现 gnas 作体标记的用法。

- (16) lu⁴ku² sa¹la¹ nɑ³ni³ tie³ni³.
小羊 地 在 睡

小羊睡在地上。

康方言巴塘话的持续体标记为 ndə^①。例如(周春晖 2015:72):

- (17) kha⁵⁵lei⁵³ də ja¹³ phoa⁵³ ndə re.
盖子 DEF DIR-上 跳 CONT OBJV
盖子一直在往上跳。

再比如安多方言天峻话的持续体标记为 wdal kə (< bsdad):

- (18) lə kə than-ŋa nɑ ji wdal kə.
羊羔:通格 地-位格 躺 持续
羊羔躺在地上。

阿里藏语表示正在进行和经常重复动作的现行体,可通过“动词发生缩减变化后再加由存在动词虚化来的辅助动词”构成。例如噶尔话(瞿靄堂、谭克让 1983:72):

- (19) kho⁵³ ji¹¹ke⁵³ tʂi:¹³ntu?¹².
他 信 写
他正写信(肯定语气)。

安多方言玛曲话的“现行体”标记也是来自“坐、住”义动词 sdod。例如(周毛草 2003:159):

- (20) khər hgii mdzə yə hdot khə.
他 (具格) 写 (时助)
他正在写。

境外藏语也有相同的用法,例如尼泊尔 Lamjung 语 Yolmo 方言的 dù (< vdug) 可以表示进行体。例如(Gawne & Kelly 2012):

- (21) a. khé/khó tó sà-ku dù.
2 单/3 单.M 米饭 吃-IPFV COP.PE(Disj)
b. ɳà bòti pár-teran dù.
1 单 蜡烛 点-IPFV COP.PE(Disj)
我正在点蜡烛。

卫藏方言拉萨话的 gis/gi vdug、gyis/gyi vdug 不仅能表达进行体和持续体,还进一步发展到可以表达惯常体,表达“经常或习惯动作”。例如(周季文、谢后芳 2003:92):

- (22) khong tha mag vthen gyis(-gyi vdug).
他(会)抽烟。

类似的例子还有(金鹏 1958:272):

- (23) nyi ma re re-la tshogs vdu gnyis re tshogs gi vdug.
天 每-于声 会 两次 开会
每天开两次会。

持续体一般表示状态的持续,或动作行为施行后的持续状态,如果相同动作经常性出现,实际上就是惯常体了,这一点从(22)(23)两例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所以 gis/gi vdug、gyis/gyi vdug 在卫藏方言拉萨话中已经有了表达惯常体的功能,当然,这里的惯常体也可以看成广义的持续体。

五 “坐、住”义动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特征

(一) “坐、住”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的区域类型特征

河西走廊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使用汉语、藏语、阿尔

^① 周春晖(2015:70、74)根据巴塘话的语音演变规律,判断持续体标记 ndə 来自动词 vdug “坐”;巴塘话表示“坐”义的动词实际读音为 ndu⁵³。

泰语系语言的民族在这里长期接触，相互影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和语言关系。在青海、甘肃的很多汉语方言中，“坐、住”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的现象比较普遍，例如青海贵德方言^①：

- (24) 我们几个喧着坐着（我们几个正在聊天）。
- (25) 娃娃们篮球打着坐着（孩子们正在打篮球）。
- (26) 家那点里肉切着坐着（他在那里一直在切肉）。

徐丹（2014:257）记录了甘肃唐汪话的一个例子：

- (27) 炒面咕咕达捏哈料着吃着坐着……（坐着吃捏好的炒面疙瘩……）

此例徐丹解释为“坐着吃捏好的炒面疙瘩……”，但根据我们的核实，当地人的解释为“一直吃捏好的炒面疙瘩……”。如果要表达“坐着吃捏好的炒面疙瘩”，唐汪话应该是“炒面咕咕达捏哈料着坐着吃着”。这和青海境内汉语方言的表达一致，“V着+坐着”表示一直在做某事，核心在动作的“持续”；“坐着+V着”则表示“坐着做某事”，动作不一定持续，核心在“坐着”这一方式上。

除汉语外，少数民族语言的“坐、住”义动词语法化为持续体标记也是屡见不鲜。

维吾尔语持续体^②标记 tur-，其原义为“站、住”，用作体助词时与以-⁰p 结尾的副词化成分一起使用，表示持续体，即表示主动词所表达动作的持续进行或重复进行。一般与静态主动词一起使用时表示动作的持续进行，如：saqla-“等” + -p + tur- = saqlap tur- “等着”，oltur-“坐下” + -up + tur- = olturup tur- “坐着”等；与动态主动词一起使用时表示动作的重复进行，如 xät yeziš-“相互写信” + ip + tur- = xät yezišip tur- “保持相互写信”（力提甫·托乎提 2009）。

哈萨克语动词 otər-“坐”、tur-“站”、dʒyr-“走”、dʒatər-“躺”(< dʒat-“躺”）用作助动词并与副动词结合时，赋予主要动词以持续色彩的同时，还表明动作之主体在进行该动作时持续的状态是“或坐着，或站着，或走着，或躺着”。例如（耿世民、李增祥 1985:97）：

- (28) ol kitapχanada sabaq pəsəqtap otər. 他正（坐）在图书馆复习功课。
他 图书馆 功课 复习

哈萨克语的副动词 -p 和带有谓语性人称附加成分的 otır (< otər-“坐”)、jatır (< jat-“躺”)、jür (< jür-“走”)、tur (< tur-“站”）可以构成现在进行时。例如（耿世民 1989:125）：

- (29) men oqıp otırmın. 我正在读。
- (30) sender oqıp otırsıngdar. 你们正在读。

撒拉语的“坐”“居住”都是 ot-/otur-，也有持续体的用法。例如（马伟 2013:169）：

- (31) u bir gün iş et ot/otur-ji. 他一整天干活了。
他 一 天 活 干 坐-过去时

东部裕固语的 su: 可以直接跟在词干后面，表示持续。例如（保朝鲁 1991）：

- (32) əde:n xwa:rta bɔrɔ:təga: su:βa fo. 上午一直是天阴。

^① 根据我们的调查，“坐”用作持续体的现象在青海以及甘肃天祝、临夏等地汉语方言中都有反映，特别是多民族杂居地区。

^② 力提甫·托乎提（2009）使用的术语为“持续体”，在力提甫·托乎提（2012:202）中也称作“重复体”。维吾尔语的分心体标记 oltur- 原义为“坐、坐下”，用作体助词时与以-⁰p 结尾的副词化成分一起使用，表示分心体，即表示被主动词所表达的动作分散注意力。

(33) tʃə nege βige:r hənəse:, nege βige:r du:lasan tʃagtə, bu deme:ə le bar su:βa.

当你一边飞一边唱歌的时候，我正在卖力工作。

保朝鲁（1991）指出东部裕固语的“su:-”（有，停，住），相当于蒙古语“坐”（它没有‘坐’的意思）——可以直接跟在词干后面；表示持续。”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东部裕固语的su:现在义为“有、停，住”，相当于蒙古语的“坐”却没有“坐”的意思，已经说明了作为“住”使用的su:和“坐”之间的关系，结合土族语、保安语、东乡语等语言可知，东部裕固语“住”“坐”这两个意思应该有共同的来源；只是su:除了表示存在义外，主要作为助动词表示持续，语法化程度较高，母语人对它原来的用法和意义已经很难辨识，这种情况很正常。

青海民和土族语的sau“坐”，也可以表“住”义，还可用来表示持续体。例如：

(34) bu əula əyā khə sau-sel pā. 我们俩一直在聊天。

我 两个 聊天 坐:持续

保安语的sou-“正在”是由动词sou“坐、住”意义虚化而来，用在动词词干后面表示某个行为状态的持续。例如（布和、刘照雄 1982:56）：

(35) moruŋdə mineiu uar sou-dzio. 黄河还在封冰。

黄河 冰 结（助动词）

东乡语的sau“坐”可以置于其他动词后，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例如（刘照雄 1981:65）：

(36) hə kidənə uarada-dzū saudzūwo. 他在自己家里喊叫着。

他 家 喊 坐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坐、住”义动词语法化为持续体标记的用法在甘青地区比较普遍，已经形成一个区域性特征，“坐、住”义动词的语法化具有高度平行的模式，但是不同的语言中“坐”义动词的语法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语言中其语法化程度高，有的语言中其语法化程度则较低，还有较强的词汇意义。

（二）“坐、住”义动词语法化的跨语言共性

“坐、住”义动词语法化为存在动词、系词乃至体标记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除东南亚语言“居住”义动词语法化形成的区域性特征（Matisoff 1991；吴福祥 2010）外，Heine & Kuteva (2002) 也列举了不少语言中“坐、住”义动词的相关语法化现象。巴斯克语(Basque)的egon起初曾有“等”“停留”等义，在其西部方言中，egon语法化为方所系动词“在（某个地点或状态）”。例如(Heine & Kuteva 2002:198)：

(37) Bilbo Bizkaia-n da- go. Bilbo 在 Vizcaya.

Bilbo Vizcaya-位格 现在时 系词

类似的现象还有原始日耳曼语(Proto-Germanic)的*wes-“住”>英语was、德语war，也是“住”义动词语法化为系动词。

“住（居住、活着、停留）”义动词语法化为体标记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基西语(Kisi)的动词wa“保持”“停留”(类似于英语的be)>过去进行体标记。例如(Heine & Kuteva 2002:196)：

(38) ò wá náá kòòlì. 他在我们后面。

他 系词 我们 在……之后

(39) ò wá waŋndá kùndikùndiō. 他在殴打人们。

他 助动词 人们 打

基库尤语 (Kikuyu) 的动词 *-tūra* “住”“存在” > 表示持续、延续动作的助动词。例如 (Heine & Kuteva 2002:196):

(40) i- ti- ngī- tūra i- nor- ete ū- guo.

10类名词-否定- 将来时- 住 10类名词 系词:肥- 完成体 14类名词- 代词

它们(牛)不会总是那么肥的。

阿兹特克语 (Aztec) 的动词 *nemi* “住” > *nemi* “不停做”, (过度的) 持续体助动词。例如 (Heine & Kuteva 2002:196):

(41) Tlein ti- c- chīuh- ti- nemi? 你一直在那儿干什么?

疑问标记 第二人称:单数- 宾语- 做- 合体字母- 持续体

六 “坐、住”义动词的语法化路径

(一) “坐、住”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

通过前文的跨语言考察可知,“坐、住”义动词的语法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语法化路径一般为: ①“坐”义动词 > “居住”义动词; ②“坐、住”义动词 > 存在/领有动词 > 系词; ③“坐、住”义动词 > 持续体/惯常体标记。

基于藏缅语及本文所考察语言的研究,我们认为在“坐、住”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中,“‘坐’义动词 > ‘居住’义动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原因有二: 第一,很多语言中“坐”和“居住”采用同一个形式,其“居住”义由“坐”义引申而来; 第二,从时间维度看,“坐”是“短时”行为,而“居住”相对而言是“长时”行为,“短时” > “长时”本来就是一种语义延伸,这也为后面的进一步语法化奠定了基础。当然,能够走出这重要一步的关键是“坐”的[+持续]这一核心语义特征,即动作状态保持一定的时间。很多语言的“躺”“站”等动词有类似的语法化特点也是因为这些动词的[+持续]义。“坐”是“臀部着物而止息”并[+持续]一定的时间,“住”则是在某地“坐”一段时间,从这样的语义延伸开来,在某个地方(处所)“坐”一会儿引申为“住”一段时间,不管“坐”也好“住”也罢,本来就是动作行为于某地[+存在]或者说[+有]的一种状态,这样也就顺理成章地进一步引申为“存在/领有动词”。如果进一步语法化,“存在/领有动词”就会成为“系词”,如例 (9) *glog brnyan* 电影 *yag po* 好看 *vdug* 是“电影好看”,就是“电影‘存在/有’好看”,只不过系词语义更加虚化,是“存在/领有动词”语法化程度更高的表现。这样再来看“坐”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也就不难理解了,“坐在某处并保持一段时间”是“存在”,那么“坐着做某事且这种姿态保持一定的时间”自然而然就使得“做某事”这一动作得以持续,并且从静态的动作延伸到动态的动作甚至惯常的动作行为,即动作行为由短暂到持续再到惯常:“坐、住”义 → 持续体 → 惯常体。所以说,在“坐”义动词语法化的整个过程中语义的“泛化”和“延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语言转用导致的语法复制

甘青地区的不同民族在大杂居小聚居的背景下形成了复杂的多语言环境,在汉语方言、藏语、阿尔泰语系语言中都可见“坐、住”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的现象,并形成了一个“坐、住”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的区域性类型。就藏语而言,古藏语(敦煌文献)及现代藏语方言中普遍存在“坐、住”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的现象,时间和空间跨度较大; 阿尔泰语系语言也普遍存在这样的用法。跨语言考察证明“坐、住”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的语法化现

象和语法化路径在诸多语言中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基于目前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发现甘青地区汉语方言中“坐、住”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的用法主要出现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在汉族聚居区有些地方没有这样的用法，有些地方使用频率不高，甘青地区以外的汉语方言中罕见这样的用法。比如青海湟源方言，湟源县城地区没有“……坐着”表动作持续的用法，但在日月藏族乡已经转用汉语的藏族使用者中有“……坐着”表动作持续的用法，巴彦乡已经转用汉语的部分蒙古族使用者中也有这样的用法。再比如处在比较典型的汉、藏族杂居的贵德、同仁、尖扎等县的汉语方言中，“……坐着”这种用法就非常普遍，而且藏—汉双语人的日常口语中这种用法的频率也很高。因此，我们认为当地汉语方言中“坐、住”义动词作持续体标记的用法，应该来自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特别是部分已转用汉语的藏族、蒙古族、土族群体在习得汉语、转用汉语的过程中受母语的干扰，将其母语中“坐、住”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的语法现象带入当地汉语方言。所以，当地汉语方言中“坐”义动词用来表示持续体的语法现象是语言接触和语言转用过程中母语“干扰”和语法“拷贝”的结果。这个结果既有藏语的贡献，也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贡献。

我们也注意到，随着汉语普通话影响的增强，甘青汉语一些方言中“坐”和“住”的使用已经出现分化现象，比如青海大通方言：

- (42) 我前后西宁坐给了五年。
- (43) 我前后医院里住给了半年。

例(42)的“坐”不能替换为“住”(少数新派可以接受)；例(43)通常表示“生病住院”，这时候“住”不能替换为“坐”，否则不一定表达“生病住院”这个意思，也可能是“陪护，租住”等意思，显然这是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七 结 语

本文主要讨论藏语实义动词 vdug、sdod、gnas 的语法化。从语义演变来看，这三个词本义都是“坐”，后来逐渐延伸到“居住”义并逐渐语法化为存在动词、系词、持续体标记。除藏语外，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撒拉语、蒙古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等语言中这类词的语法化都有平行表现，其语法化路径有一定的共性。在甘青地区这个多语言环境中，“坐、住”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在汉语方言、藏语、阿尔泰语系语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已经形成了一个“坐、住”义动词用作持续体标记的区域类型。当地汉语方言中“坐”义动词用来表示持续体是语言接触和语言转用过程中语法“拷贝”或“干扰”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个过程中既有藏语的影响，也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

甘青地区汉语、阿尔泰语系语言、藏语之间的接触形成了复杂的语言关系。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汉语的有些影响来自阿尔泰语系语言，比如青海汉语方言中的伴随格、工具格标记来自阿尔泰语言的影响，而与藏语的关系倒不是很直接(王双成 2020b)。有些则来自藏语的影响，比如从“名词 + 个”的语序来看，藏语对汉语方言、土族语、撒拉语等的影响很大，使得这些语言基本都采用了和藏语相同的语序类型(王双成 2016)。而有些则来自阿尔泰语系语言和藏语的双重影响，比如汉语西宁方言方位词的语法化，已经有了位格标记的功能(王双成 2020a)，阿尔泰语系语言、藏语都是典型的 SOV 语序，使用后置词，对当地汉语方言的影响显而易见；又如，汉语西宁方言的差比句除了汉语原本的“我比你大/我比你高”这种

形式外，还有“我你哈大着”及“你哈看呵我大”两种表达方式，前者来自阿尔泰语言的影响，后者则是与藏语接触的结果（王双成 2009）。这些语法化现象很值得进一步深入考察。

参考文献

- [1] 保朝鲁. 1991.《东部裕固语动词的“体”范畴》,《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
- [2] 布和、刘照雄. 1982.《保安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格西曲吉扎巴. 1981.《格西曲扎藏文辞典》,法尊、张克强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 [4] 耿世民. 1989.《现代哈萨克语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5] 耿世民、李增祥. 1985.《哈萨克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6] 哈斯巴特尔. 2001.《关于蒙古语集合数词缀 -yula, -güle 的来源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第6期.
- [7] 黄布凡主编. 1992.《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8] 金鹏. 1958.《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 [9] 力提甫·托乎提. 2009.《论维吾尔语体助动词的功能》,《民族语文》第1期.
- [10] 力提甫·托乎提. 2012.《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1] 刘照雄. 1981.《东乡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12] 马伟. 2013.《撒拉语形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3] 尼玛卓玛. 1997.《藏语拉萨话中的肯定与否定》,《中国藏学》第3期.
- [14] 瞿霭堂、谭克让. 1983.《阿里藏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5] 仁增旺姆. 2012.《藏语存在动词的地理分布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
- [16] 王双成. 2009.《西宁方言的差比句》,《中国语文》第3期.
- [17] 王双成. 2016.《藏语名词的指称及其对周边语言的影响》,《民族语文》第3期.
- [18] 王双成. 2020a.《接触与共性: 西宁方言方位词的语法化》,《语言科学》第2期.
- [19] 王双成. 2020b.《语言接触与西宁方言的并列和伴随——兼论伴随和工具格标记“俩”的来源》,《民族语文》第3期.
- [20] 王志敬. 2012.《敦煌藏文语法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 [21] 吴福祥. 2010.《东南亚语言“居住”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语法化路径》,《民族语文》第6期.
- [22] 徐丹. 2014.《唐汪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3] 张怡荪. 1993.《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 [24] 周春晖. 2015.《藏语巴塘话语法专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5] 周季文、谢后芳. 2003.《藏语拉萨话语法》,北京:民族出版社.
- [26] 周毛草. 2003.《玛曲藏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7] རྒྱମ རିଙ୍ བྲୋ ཚྲ୍ଟାନ དର (Ngam ring blo bzang bstan dar). 2010. རྡ གྤྱି ཕྱି ལ མྲ୍ଦ བྷྲ ཆ ཛྷ ། (Bod kyi tshig mdzod chen mo). ཇ ། (Di lli) ཁ ། (Rda sa): ར པ ག ར པ ག པ ག པ པ (Bod gzhung shes rig las khungs).
- [28] Gawne, L. & B. Kelly. 2012. The Conjunct/Disjunct System in Two Tibeto-Burman Languages: Lamjung Yolmo and Sherpa. North East Indian Linguistics Society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sam, 31 January to 4 February.
- [29]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0] Matisoff, James A. 1991. Areal and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Lahu. In Elizabeth C. Traugott

&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II., pp. 383–45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IT, LIVE” Verbs in Tibetan: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and Areal Typological Features

WANG Shuang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IT, LIVE” verbs in Tibetan and the areal features related to it. The three Tibetan verbs *vdug*, *sdod*, and *gnas*, all meaning “sit, live” originally, gradually grammaticalize into existential verbs, copulas as well as continuous aspect marker and other aspect marker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he course of language cont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uch verbs into the marker of continuous aspect and their usages induces in the “SIT” verbs in local Chinese dialects a continuous aspect marker function, which hence constitutes an areal feature in the Gansu and Qinghai area. Cross-linguistic observations show that such kinds of grammaticalization enjoy certain universality.

[Keywords] Tibetan “SIT, LIVE” verb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 areal typological feature

(通信地址：200234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

《民族语文》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征集论文

以《民族语文》刊发论文为目的的征稿性质的“《民族语文》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将于2022年7月2-3日在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历史比较、语言类型、语言认知、语言接触、语法化、语音实验、语言社会、语言生态、语言经济、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语言濒危与语言资源保护以及汉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关系等领域及其多学科交叉研究，重点突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和谐健康语言生活建设、语言发展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语言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等领域的研究。

有意参会的学者请于2022年6月10日前提交全文论文，邮箱为：mzywbjb@126.com。论文规范格式为《民族语文》刊发论文现行格式。会议规模为80人，将根据提交参会论文数量，作择优筛选。2022年6月15日向入选论文作者发出正式邀请函。

《民族语文》杂志社